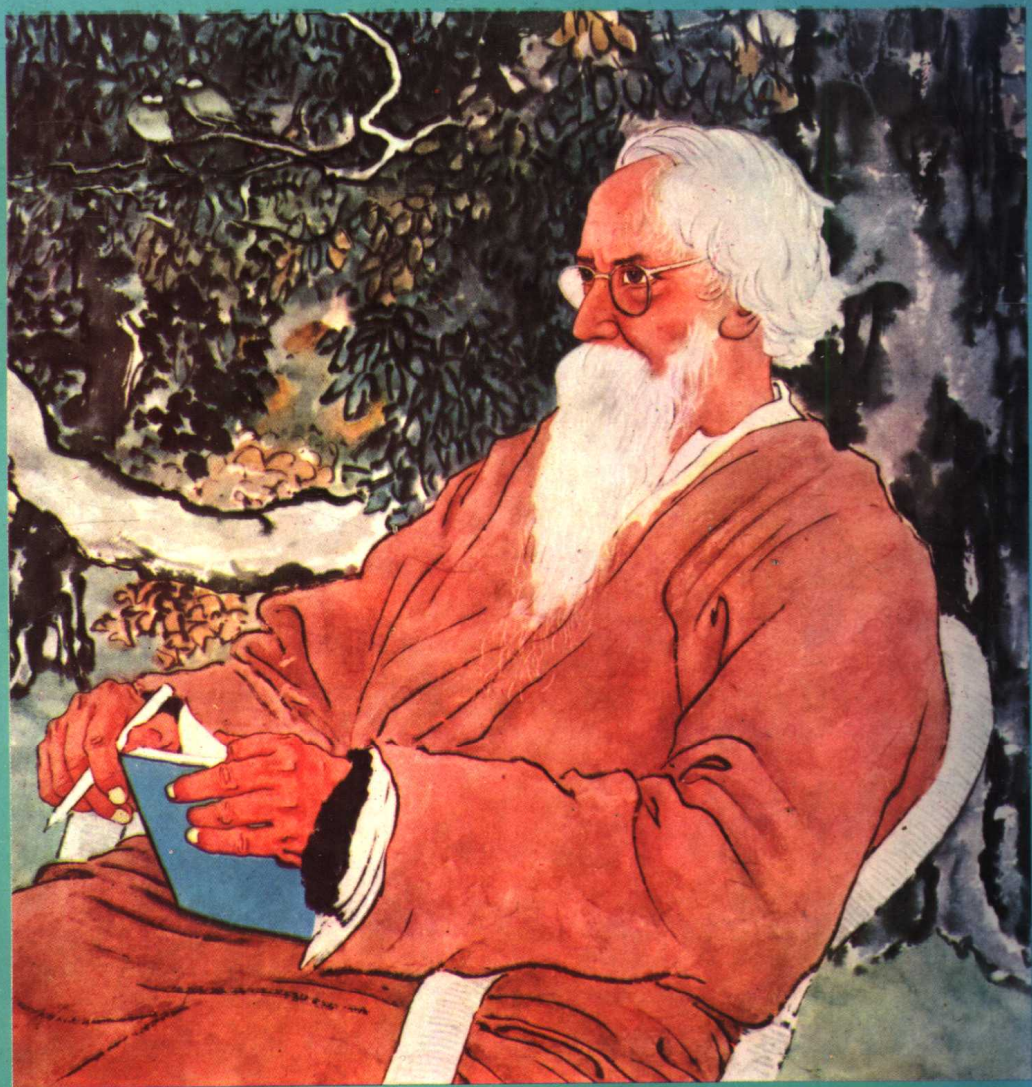




泰戈爾傳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連士升著

泰戈爾傳

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

中國現代文選叢書

出版社：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七姊妹道一九六號十一樓

承印者：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強道120號地下

5027 (L)

\$ 10.00

自序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是印度詩聖泰戈爾先生的百歲誕辰。世界各國崇拜泰戈爾的人，早已準備在那一週裏，舉行盛大的紀念會，編印百年紀念冊，熱烈地虔誠地慶祝我們這位才華蓋世的人。

源遠流長的印度，它的文化正是多采多姿，有聲有色。一方面有高度的聰明睿智的聖哲，另一方面有目不識丁的文盲。一方面有粉堆玉琢的泰姬陵，另一方面有不蔽風雨的茅樓土屋。一方面有揮金若土的百萬富翁，另一方面有露宿街頭的平民。在歷史上，它曾有幾度淪於敵人的手裏，但是，由於吸收和同化的作用，它仍屹立不動地現着一脉相承的最光榮的文化傳統。

當代第一流的政治家尼赫魯總理說得好：甘地和泰戈爾是他的思想上的父親。其實，甘地、泰戈爾、尼赫魯三人，他們是印度的苗裔，同時，也算是時代的驕子。他們的影響已經超過時間空間，而成爲世界的瑰寶了。

泰戈爾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文化的領域裏，他是個詩人、戲劇家、畫師、作曲者、音樂家、教育家。當他在世的八十年間，他越活越起勁，做什麼像什麼。在這麼一個偉大的導師面前，我不禁覺得自己太過渺小，對於他的高深的造詣，優越的成就，實在不敢妄贊一詞。

在思想上，泰戈爾一生受佛祖釋迦牟尼的影響獨深。他說在他的心靈深處，他認為釋迦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他恨不得生在釋迦的時代，有機會親聆他的教導。

其實，釋迦之所以偉大，全在於他的光風霽月的襟懷，救苦救難的行徑。假如釋迦生前是個叱咤風雲的將相，緊操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大權的帝王，當時也許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可是事過境遷，什麼權威，什麼權力，早已煙消雲散，連一點痕跡也看不到了。

只因釋迦看透人間的權威勢力，榮華富貴，只因他傾全力來充實精神上的生活，加強內在的價值，一切的一切，都達到全真、盡美、至善的地位，所以他所發現的真理才會萬古常春，千古不朽。

泰戈爾接受釋迦的教訓，思想上早已打下堅固不拔的基礎。本立道生，此後一切言論，所有行動，都是百變不離其宗，他大可隨心所欲地發揮他的良知良能了。

在政治上，他是個愛國主義者，同時，又是個國際主義者。爲着愛護祖國，他敢把千千萬萬人求之不得的爵士的榮銜，拱手奉還英廷，表示他對一九一九年彭查普事變的無聲的抗議。

但是，他的濃厚的祖國愛，並不妨碍他的天下一家的國際主義。他晚年曾漫遊世界各國，足跡到處，老是受廣大的青年的崇拜。假如他是個單純的狹窄的國家主義者，恐怕愛護他的人並不會那麼熱烈了。

在教育上，他主張躬行實踐。他要使個人從事全面的發展，以便適應千變萬化的環境。但是，我們須知道，他的教育的動機，並非爲己，而是利他；並非仇恨，而是互助。他要人類互相友愛、

同情、合作。換句話說，他的教育最崇高的宗旨，不但是傳道授業、灌輸智識，而是使學者能够和環境協調。

普通人的眼光短淺，無論什麼事情，都從自己的立場作出發點。他却認為扶掖人家，幫助人家進步，這等於生命的擴大和延長。因此，他的下半生，把全副精神和全部財產寄託於他一手創辦的國際大學上邊。能說又能行，有理論又有實踐，泰戈爾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

在處世上，他是個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從最激烈的革命志士看來，他也許會被認為太容易妥協的中庸主義者，但是，從遠處着想，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才是匡時救世的良藥。他既不會走極端，又不會走回頭路。他絕對不是機會主義者，他只是腳踏實地往前邁進。這種『慢而穩』的辦法，比較那些像患瘡疾的人一樣，忽冷忽熱，忽友忽敵的態度，實在更容易讓人接受。

孔子說得好：『德不孤，必有隣。』泰戈爾的人道主義發展到淋漓盡致，使他到處都有友人，尤其是同時代的法國的大文豪羅曼羅蘭，可以說是和他不謀而合。他們二人，相尚以道，在交誼上，真是情深骨肉。這種作風，只有單純的人道主義者才能够做得到。

在詩學上，他是二十世紀最有成就的大詩人。論數量，他所寫的詩篇，多達二萬八千行，比較歷史上各國的著名詩人都多。論品質，在他寫詩的六十年間，雖然有各種不同的風格，但他的愛好自然，崇尚自由，歸真返璞的作風，大可和中國的大詩人陶淵明相伯仲。一般受過詩學薰陶的中國讀者，一讀他的詩篇，誰都有深切的感覺。

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的新詩的作者，受他的影響，比較歐、美、日本的詩人還深。他的意境

高超，風格曠達，韻味無窮。此外，他所運用的題材，多是中國的讀者最熟悉的題材。他所採取的散文詩的格調，最適合已解放後的新詩人的作風。因此，我們的詩人很容易和他起了共鳴的作用；同時，他的詩篇也能够深叩我們的心弦。

多年來，我懷抱著述『泰戈爾傳』的志願，尤其是自『尼赫魯傳』出版後，蒙印度友人一再來信鼓勵，這更加强我著述印度偉人傳記的決心。過去一年間，我僅做準備的工作，把我所能買到借到的有關於泰戈爾的資料，盡量研讀、分析。用力既專，熱度自然增加，到了發表的熱誠再也沒有法子抑壓下去的時候，便着手寫作。

但是，這部傳記是不完備的。一來泰戈爾的詩篇，大多數是用他所慣熟的方言——孟加拉文——寫出來，我不懂孟加拉文，不能運用許多寶貴的資料，這是個大缺陷。二來泰戈爾是個多才多藝的作家，而我是個普通人。以一個普通人來衡量一代巨人的成就，這正合中國的一句俗語：『燕雀安知鴻鵠志？』因此，這本書斷定會失敗，可以說是毫無疑問。

寥寥三百篇的『詩經』，中國的文人學者費了兩千多年工夫，寫了汗牛充棟的數量的文章，但是，截至現在止，誰也不敢說他對於『詩經』有關的問題，全部瞭解，只此一家，並無分號，此後用不着再研究了。

泰戈爾一生從事詩學的研究和寫作，他的卷帙的繁重，範圍的廣泛，遠非一部『詩經』所能比擬，因此，誰敢自誇他能够把握泰戈爾的全部著作，我真願意執弟子禮，拜他爲師。

話又說回來。泰戈爾的全集的整理和印行，還有待於世人多年的努力，那麼目前我們只好採

取『束手無策』的態度，等全集整理和印行之後，才動手研究，豈不是更合理和省事？起初我也這麼想法。後來記起古代兩個著名書法家的言行，心裏不禁又活躍起來。

從前王羲之，費了十五年工夫，專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元代的趙孟頫也說：『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由博返約，執簡御繁，這本來是研究學問的一個方法。這方法由王、趙兩位實驗的成功，更得到具體的證明。

我知道，光憑現時擺在我的書架上的一些書籍，是不能完全瞭解泰戈爾的。但是，我可以運用王、趙的方法，朝夕賞玩，熟讀精思，希望積少成多，做一天，有一天的新收穫。

最後，我要感謝印度駐馬來亞及新加坡的高級官員，尤其是達爾先生（S. Dahr）和馬立克先生（G. J. Malik），他們經常供給我以必要的資料，使本書能够按時間世。

在中文著作裏，本書僅算是一個開端。按照拋磚引玉的通例，等到泰戈爾全集及其他有關資料一一出版的時候，本書不是全部要改寫補正，便須自動地送到字紙簍裏，此外沒有第三條路。

連士升

一九六〇年十月八日誌於新加坡雲海樓



(泰戈爾遺像)

The human world is made one, all
the countries are losing their distance
every day, their boundaries not offering
the same resistance as they did in the
past age. Politicians struggle to exploit
this great fact and wrangle about
establishing trade relationships. But
my vision is to urge for ~~the~~^a world-wide
commerce of heart and mind,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and never to allow
this sublime opportunity be sold in the slave
markets for the cheap price of individual
profits or be sheltered away by the unholy
competition in ~~a~~ mutual destructiveness.
Paris
May 3. 1930 Rabindranath Tagore

目錄

自序

插圖二幅

泰戈爾遺像

泰戈爾遺墨

上卷

第一章	思想的淵源	一
第二章	家庭的背景	八
第三章	童年的軼事	一五
第四章	到英國留學	二二
第五章	國難與家愁	二九
第六章	談社會改革	三八

第七章	才思如泉湧	四五
第八章	宗教的觀念	五二
第九章	教育的思想	五九
第十章	辦國際大學	六六
第十一章	諾貝爾獎金	七三
第十二章	談民族主義	八〇
第十三章	論人道主義	八七
第十四章	榮銜如敝屣	九四
第十五章	漫遊舊大陸	一〇一
第十六章	訪問新大陸	一〇八
第十七章	遊覽馬來亞	一一五
第十八章	中印的關係	一二二
第十九章	友聖雄甘地	一二九
第二十章	交羅曼羅蘭	一三六
第二十一章	提挈尼赫魯	一四三
第二十二章	相識滿天下	一五〇
第二十三章	大名垂宇宙	一五七

下卷

第二十四章	泰戈爾論藝術	一六七
第二十五章	泰戈爾的詩篇	一七九
第二十六章	泰戈爾的劇本	二〇三
第二十七章	泰戈爾的小說	二一九
第二十八章	泰戈爾的繪畫	二三九
第二十九章	泰戈爾的音樂	二四四
第三十章	泰戈爾的信札	二五〇
後記		二五八

附錄

一 簡明書目	二六〇
二 泰戈爾與尼赫魯的信札	二七一

第一章 思想的淵源

當全知、全能、全在的釋迦牟尼，經過幾十年的苦行修道的生活，行將撒手歸天之前，他在印度的高山上，左顧右盼，心裡如有所感地，對他的最得意的高足亞南達（Ananda）說道：

『印度是多采多姿的，繁華富裕的；人生是溫暖可愛的，韻味無窮的。』

他在河岸的森林裡的兩樹間，鋪着一張白布，作爲易簣的準備，同時，他以非常慈愛的語調，安慰這位悲痛萬分的學生說：

『不要飲泣，不要失望，亞南達。人類一定要和他最親愛的一切永別的。凡是有生的東西，凡是最易變的東西，怎麼不會分離？你們也許以爲「我們將沒有法師了。」唉，亞南達，那是不會的。我對你們講授的學理，就等於你們的法師。』接着，他又說下去：

『衆僧徒們，老實告訴你們：一切東西都會毀滅的；你們應該誠心誠意地想出解脫的辦法。』

佛祖這麼一句最後的吩咐，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時間的隔離，好像金玉的聲音那樣，還在我們的耳邊很清澈地響着。

佛祖吸收印度固有的文化，然後加以發揚光大，在生活習慣上、在宗教信仰上，他成爲印度文化最精華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既沒有東方，又沒有西方；既沒有種族之分，又沒有國界之別。換句話說，他以拯救整個人類爲對象。尤其是在航空時代、核子時代，天涯若比鄰，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休戚相關。因此，佛祖的教訓，更應該被視爲拯救億萬生靈的良藥。

佛祖誕生後二千四百〇五年，印度又出了一位天縱將聖的偉大詩人泰戈爾·羅賓德羅那特（Rabindranath Tagore）。泰戈爾很鄭重地以承繼佛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爲己任，堅信篤守，須臾不離。用孔子的『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來形容，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

在『論佛祖及佛教思想』（*Thoughts on Buddha and Buddhism*）那篇大文裏，泰戈爾對於這問題有赤裸裸的坦白。下文就轉述他個人的見解。

『在明月圓圓的衛塞節這一天，我來參加慶祝佛祖誕辰的盛典。我低頭膜拜他，因爲在我的心靈深處，我認爲他是這世界最偉大的人物。在我這方面，這並不是要適應佳節，正式表示我的崇拜。今天在這兒我對他所表示的敬意，是我的靈魂最深邃的地方，時常對他所表示的敬意。』

開頭這麼一段，充分證明泰戈爾之所以接受佛祖高深的思想，是他個人的真知灼見，並非人云亦云。他曾一度到佛祖說教的地方該阿廟去觀光。他私自想道，假如他生在佛祖那時代，他一定盡心盡力地接受佛祖的神聖的影響。

然而『貴古而賤今』，是人類的通病。當佛祖在世之日，他時常受人的傷害，遭人的誣讒。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在形式上，個個很容易跟他很接近；在精神上，他們和他却有極大的距離。在庸俗人的心目中，多數是有眼不識泰山；佛祖最偉大最值得人崇拜的地方，他們反而熟視無睹，充耳不聞。

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是永生的。泰戈爾記得有一次他參觀該阿廟的時候，很深刻地得到這麼一個啟示。那天他看見一個窮苦的日本漁夫，從迢迢萬里外，跑到這廟來贖罪。那時暮色蒼茫，接着，夜幕下垂，周遭萬籟俱寂。這位日本的漁夫，還是聚精會神地焚香膜拜，希望佛祖給他救苦救難。

在那位沒沒無聞的漁夫的心目中，佛祖並沒有死。相反的，佛祖好像活人一樣，能够使他的精神得到解放。

假如佛祖在生的時候，是個操生殺予奪的大權的帝王，或者是個百戰百勝的將軍，他也許會使同時代的俗人敬重，可是事過境遷，他馬上被人遺忘了。『當時則榮，沒則已焉。』這是一般王侯將相應有的下場。至於精神上追求全真、盡美、至善的大人物，他是永生的，永遠受人馨香禱祝的。『歷千劫而不古，運百福而常今。』他永遠控制着人類的心靈，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凡是自

知有種種缺陷的人，他一定會來請教佛祖，希望佛祖給他超渡苦海。

普通人的存在，是受階級、種族、團體的限制的。只有佛祖，他具備最充實的內在的價值，用不着借助別人的光采。在這世界上，我們知道有些人很有智慧，很有學問，文能撫衆，武能威敵。他們也許有旋乾轉坤、支配歷史的力量，但是，要找一個像佛祖這麼一個人，不受時間、空間、種族、國家的限制，却是鳳毛麟角。

佛祖修天地的正氣，作古今的完人。他認識真理，而且他的行動也完全表現真理。從衆生可以認識他，從他也可以認識衆生。他的確是千古不朽的大人物。

佛祖的出家，對人類有極重要的影響。從那時候起，印度成爲億萬善男信女焚香膜拜的聖地。通過佛祖的教訓，印度把一切人類當做骨肉手足那麼親密。真理的巨流，掃蕩種族和國家的界限，同時，佛祖的教訓，深入地球每一角落。中國、緬甸、日本、蒙古的信徒，時常不顧山川的險阻艱難，很虔誠地到印度來學道。

這還不够，他們根據各自的感想和印象，到處建築浮屠、彫刻和描繪佛像。

他們以超人的力量，在崇山峻嶺的漆黑的石洞裏彫刻和描繪佛像，他們也能够把龐大的石頭，搬上山頂去建築佛堂。最難得的是，每個具備鬼斧神工的藝術素養的大師，都是『莫問收穫，只問耕耘。』他們非常不願意把自己的名字留傳於後世；他們只想竭盡智能，把自己嘔盡心血的作品，貢獻給佛祖，讓世人永遠紀念佛祖的偉大的功績。

泰戈爾認爲，目前的世界更迫切需要佛祖的教訓。種族、階級、膚色的分別，被一般殘忍而又